

搜集、研究青海藏族 文学的参考材料

(内部参考材料、注意保存)

第 1 期

为了多方面搜集有关青海藏族文学史的材料，我們曾从各个方面進行采集与訪問，現在將青海新生印刷厂劳改犯楊質夫所提供的一些情况介紹給藏族文学史的研究者，以便作为進行研究时的参考。

青海省文联

青海省文联印

一九五九年四月

有关藏族文学方面的材料

关于藏族文学，特别是口头文学，没有做过研究，知道得很少，兹就所知写出如下：

甲、书面文学

1. 小说、故事

藏文的小說，故著名的格薩爾傳奇以外，可能还有类似的小部头书，但没有见过。其他有印本的短篇小说、故事还很多，其中一部分是从印度文译过来的，多在《大藏经》以内，一部分是西藏自撰的。我所知道的有下列几部：

①制律故事：散见于大藏经的戒律部，故事很多，都是记载释迦牟尼时代因僧侣犯戒而制定条文的本事，与汉文法苑珠林中所载者大致相同，都是属于宗教的。

②贤愚经（藏名叫朵臧倫 $\text{མདོ་མཛོད་ལ་བློ་བྱ་བ་$ ），内容都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做人道理的故事，共有五、六十篇，其中约一半以上涉及宗教。

③百業經（ $\text{ལས་བློ་བྱ་བ་$ ），里面有一百多个故事，都是释迦所说关于因果及前世故事的，但里面故事，有一部分可当作古典的神话故事看。

以上①②兩部，我厂去年所印大藏经中都有，此外佛经中的每部，差不多都有神话及寓言故事，其中有一小部分不带宗教色彩而且很有趣昧。

④薩嘉格言釋義（ $\text{ས་རྒྱ་ལིག་མ་བཞད་ཀྱི་འགྲེལ་བ་$ ）薩嘉格言是西藏佛教薩嘉派高僧薩嘉班智達衮噶堅贊（ $\text{ཀུན་དགའ་བླ་མ་མཛན་$ （元时人），一般称

为 **མཛེས་པ་**) 所著的一部哲理格言诗(最近中央民族学院有选译本), 释文又是后人(名不詳)所作, 即取其格言的比喻一两句为题而写成的短篇故事或寓言, 約五、六十篇, 西康德格本寺及西藏拉薩均有写本。

④格丹格言故事(དགེ་ལུགས་མག་དཀྱིལ་ཐེམ་པ་)，格丹系指黄教，这格言的著者是黄教高僧班禅索南扎巴(བཀའ་ཞུགས་དཔལ་ལྷན་གྱི་མཁས་པ་ 明中叶时的西藏人)，内容与盛嘉格言相似。故事是作注译者所写，著者是達中塔尔寺的貢桑活佛的前世(清同治、光緒間人)，内容共一百零几篇，也是以格言的一兩句比喻为題材而引申的故事或寓言，其中有很多不涉及宗教而很有趣味，塔尔寺曼巴扎倉(医学院)有印版。

④藏王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這故事在藏區口頭流傳很廣，藏、土族的婚嫁說詞，也常常引用，西藏歷史紅史（沙本）中有全部記載，內地在西貢有過印本（石印），在藏區還未見過單行本。（去年青海藏文報曾載這故事的連環圖）也不知是何人所撰。

④駝鳥故事(ཏུ་ལུ་ཁྱེ་གཏམ་གྲུ་)：是一篇寓言故事，敘述駝鳥爭地的糾紛及和解的始末，里面的對話多用韻文，而且有很多諺語，按口語看是西康甘孜一帶的人寫的，但不知何人所作。

此外西藏的著名戲詞，如：智美更登王子傳、羅桑王傳、鑾薩（藏女）鄂本傳（以上三種均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卓瓦桑姆傳等，都是短篇故事。

④布穀鳥鄭宛達哇傳，是西康藏族人達普巴著，記印度一王子潛逃還魂的故事，文詞很好，但宗教意味太重，（此書青海人民出版社下57年出版，名鄭宛達哇）是藏人傳述的一部小說。

2. 詩歌

藏文的詩歌，散見于書籍中的很多，如卷頭的禮讚，中間夾雜的闍語，結尾的願詞，迴向文，韻文的书信和小品等等，都算是詩歌，但沒有見過詩歌的專集。自元初到現在，很有些論詩的著作，多半是註釋印度詩人杖者（འདུལ་པ་ཅན་）所著的詩鑑的，詩鑑所論的是做詩的方法，是一部很好的修辭學，藏人的註釋，除註原文的句義外，還舉有很多例句，

可以說是藏人的詩集，據我所知有下列幾種：

①仁邦巴著：詩鑑註解無畏獅子吼論（རིན་ཐུང་པ་པོ་པའི་ཉན་པ་ལྟུང་མི་……
འདིགས་ཐེང་གེ་ཁིང་ཙེ་）西康德格有印版。

②五世達賴洛桑嘉措著詩鑑註妙音喜曲論（ཐུལ་པ་ལྷ་པོའི་ཉན་པ་ལྟུང་མི་……
དབུང་པ་ཙན་དུལ་ཐུ་）拉薩及拉卜楞（甘南）均有印版。

③蒙藏格勒著詩鑑註杖者心法論（ཕྱད་མཁས་པ་མེས་པ་དགེ་ལེགས་ཀྱི་དམྱེའི་
དགོས་ཐུན་），青海人民出版社曾翻印。

④司都班慶丹白寧共所著詩法廣釋（ཀམ་མི་རུ་བཏ་ཆེན་པལ་ཉན་པ་ལྟུང་མི་
ཕྱེད་ཀྱི་ཉན་པ་ཐུ་ལྟུང་མི་）西康德格巴邦寺有印版（在司都全集內）

⑤周堪珠丹增曲吉尼瑪著：詩鑑註妙音語海論（འབྲུག་ཁམས་ཐུལ་པ་ལྷ་པོ་
འཛུལ་ཆོས་ཀྱི་ཕའི་ཉན་པ་ལྟུང་མི་）拉薩及拉卜楞均有印版。

⑥居藏巴著：詩鑑註妙音遊戲大海論（འབྲུག་ཁམས་པའི་ཉན་པ་ལྟུང་མི་……
དབུང་པ་ཙན་དགེ་ལྟོ་མཆོ་），西康德格縣作慶寺有印板。等等。

此外歌詞方面我所知道的有：

⑦貢堂丹白專美歌集（གུང་ཐང་པལ་ལྷ་པོ་པའི་ཉན་པ་ལྟུང་མི་……
ཐུ་ལྟུང་མི་）拉薩及拉卜楞均有印版（在貢堂全集中）。

⑧弥拉热巴歌集及自傳歌詞（ཐེ་མི་ལ་རས་པའི་མགུར་འབྲུག་དང་རང་རྒྱུ་）
共三本，拉薩、北京天青翻經局，及拉卜楞均有版，是西藏著名文學作品。

以上兩書內容，多偏重宗教方面。

3. 遊記

藏文中有關遊記的著作，未曾見過，我所見過的與地方記載有關者有下列諸書：

①搜寶倉所著蕃部州廣論（བཅའ་པོ་ཚང་གི་འཛུལ་ཆོས་ཐུང་པལ་），內有
由青海到西藏及西藏各地佛教“聖地”的記載，但很簡單，沒有什麼描
寫的文字。僅有抄本。

①前、后藏佛教勝蹟紀要（དབུས་གཙང་གི་གནས་པ་མཁོད་），系拉薩版的小冊子，也僅記大要，沒有描寫，不知何人所作。

②近人更登羣丕（系青海同仁藏族，曾赴西藏求學），居住印度多年，著有印度佛教“聖地”記（藏名忘了），對於印度佛教的六大“聖地”的掌故，有較詳的記載。在印度有小冊子出版。

4. 散文和小品

藏文中几百字几千字的短篇散文很少，但在喇嘛高僧的著作中，可以篩選出一段段的散文，多半是關於佛教的論文，其他方面的很少見。

小品文在喇嘛、高僧的著作中都有，藏文稱為零星文字（གཟུང་པ་མཁོད་），有散文，有韻文，內容有讚頌、書翰、辯論、詩歌等等，如宗喀巴小品文（在宗喀巴全集集中有一包）喜饒嘉措小品文（喜饒全集集中有一包）等。其他的聽說還很多，我沒有見過。

5. 格言

除上面在小說中所舉的薩嘉格言和格丹格言的外，還有西康喇嘛居蒙盤所著王道論（འདུ་མི་འཕམ་གྱི་རྒྱལ་པོ་ལུགས་གྱི་བསྟན་པ་མཁོད་），也是一部有名的格言書，內容是講階級社會為政、做人的道理，西康作慶寺有印版。

6. 傳記

藏文中的傳記文學較多，較為著名的喇嘛差不多都有傳記，但刻板印行者不多，這種傳記，多半渲染過度，難以憑信，但也有少數能實事求是、文文俱佳的；達賴、班禪的傳記（ཐམས་ཅད་）學習錄（གསལ་པོ་）都很多，多半採取世居住形式，逐日記流水帳，都是千篇一律的。關於民族英雄等的傳記，我沒有見過。此外有幾部古老的傳記文學，其中也夾雜着許多神話故事，舉出如下：

①嘛呢噶本（མཎི་པོ་མཁོད་པ་མཁོད་）不知何人所著，記載王松贊干布時代的政治、宗教等掌故，拉薩、北京均有印版。

②白馬噶唐五部（བདེ་མ་མཁོད་པ་མཁོད་པ་），記載紅教祖師蓮花生“降

魔”、“宏法”的历史，拉薩有板。

③頗羅鼎傳（ཁི་དབང་ལྷ་མོ་བཟུང་）記述清康熙年間，頗羅鼎由后藏不定西藏內亂，其后統治西藏的始末，其內也很多渲染過當之處，西藏拉薩有印板。

7. 語錄

西藏佛教中的甘丹派，在宋、元、明初學風很盛（明以后由黃教承其衣鉢，合而為一），當時的一些高僧互相講學論道，都用當時的口語記下來，雖然講的是佛經的道理，但都用白話寫出，淺顯易懂，同宋儒的語錄差不多。那些記載在甘丹父法子法（བཀའ་འཁུན་པུ་པུ་ཆོས་ཀྱི་ཆོས་）中以及一些傳記中很多，可以作為藏文通俗化、口語化的借鏡。

總之，西藏的書籍，除由印度梵文譯過來的甘珠爾、丹珠爾兩部大藏經共三百多帙以外，藏人自己撰著的書籍，估計也不下五、六百帙，其中除少數歷史、醫藥、曆算、星相、小說等外，其他大部分都是有關佛經的，就是歷史、醫藥、曆算、星相、小說等等，也都和佛教或多或少的有關係，要找不迷信和反封建的東西，在書面文字中很難得到。但在已有的著作中，要找文學各方面的作品，也是可以找到的，如果把西藏現有的已刻版的和手抄本的書籍廣為搜集，取其精華，汰其糟粕，（如有宗教迷信及宣傳舊的道德觀念等等）一定能得到一些結果。因此在藏文書面文學方面，搜集、研究、整理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乙、口頭文學

民間文學中的神話、傳說、故事、寓言、童話等聽說很多，但我很少聽到講過，其來源來自書本者居多數，（尤其神話、傳說、故事）小說故事，以格薩爾傳奇為主，如藏族人口頭常說的阿斗候拉姆（ཨ་ལྷ་མོ་ལྷ་མོ་，阿斗天女）、都麻（དུ་མ་ལྷ་མོ་ 降魔）、賽馬（ཇུ་མོ་ལྷ་མོ་）等，都是格薩爾傳奇內的一部，單行述說。

童話一般叫“納丹木”（ཀུན་ལྷ་མོ་，意為古今兒或故事）有一部童話名叫木若賽草（མི་རྩ་གཞེས་ལྷ་མོ་），里面有十幾個童話故事，我沒有看過。阿若丹巴的故事，各在個藏區口傳者，合計不下百餘條，多半是滑稽、

洋出租、惡作劇、欺騙人的童話故事，但里面也有很多懲治坏人坏事，計騙权貴及有势力的人的故事。

戲曲在前、后藏叫阿姐拉伊（ཨ་མ་ལྷ་མོ།），听说戲目不少，但我不知道，比較經常演出的是上述的智美更登王子的故事，罗桑王的故事，昂薩鄂本姑娘的故事等，都有刻本；西康一帶有跳絃子的戲曲，戲目不詳，在甘青藏区，唱戲曲的很少。

山歌和情歌，在前后藏叫謝（ཁ་ལྷོ།），甘青藏区叫拉伊，謝多半是六言四句的，倉央加措的情歌可做代表，在西藏民間最为丰富，而且在不断創造着，几个姑娘在背水的井、泉边聚会一次，就可能編出很多首，詞意都很美妙，除了抒情談愛以外，諷刺社会及坏人坏事的也不少。但記錄下來的很少見。拉伊大部分是七言八句，分为兩段，前四句是比喻或陪襯，后四句才是正題，但也有夾雜着八、九、十字及更多長句的，也有分为三段十二句的。以往所听到的都是談愛情的，解放后听说有很多新的內容，这种拉伊，也是詞义并茂的，記錄下來的也很少見。解放后在这兩方面，想有很多的搜集。

舞曲在前、后藏、西康、青海都有很多，內容多半是有关宗教、生活和故事的，我所知道的很少。

酒曲是宴会和酒会中唱的，多半是关于历史傳說（如世界是怎样形成的，人的起源是怎样的等等），故事（如法王祖孙三人的故事，松贊干布迎娶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的故事等等）和神話（如天堂、地獄等），也沒有見過书本記載。这种曲在青海的蒙族和土族中也很多。

婚姻礼曲除了有关婚姻的一些故事外，內容大致与酒曲相仿。

除了唱詞以外，还有些說詞。关于婚礼的說詞，有結婚故事（ཁ་ལྷོ་མོ་ལྷོ་མོ། 如从婚姻的起源說到文成公主下嫁、男女兩家的門第，新郎新妇的勇武、能干、美貌、正派、恋爱經過以及今后的祝福等等），“仲旦”（མཁོ་མོ་ལྷོ་མོ། 打發人前往迎娶的說詞），“打些來些”（ཁ་ལྷོ་མོ་ལྷོ་མོ། 馬和馬鞍的故事），“接”（ཁ་ལྷོ་མོ་ལྷོ་མོ། 陪嫁羊的說詞），“貴些”（ཁ་ལྷོ་མོ་ལྷོ་མོ། 交付嫁裝的說詞），“索化”（ཁ་ལྷོ་མོ་ལྷོ་མོ། 在羊的肩胛骨上繫以羊毛貼上酥油由女方家長拿在手中說着交給男主家長，表示將新妇交給婆家的說詞）等等，这种說詞，在藏族中有專門宣說的人。互助县的土族

中，这种說詞很多，他們以藏、土、漢三種語言說出，說得很流利，因此如果找这种說詞，可以在互助县土族中找。（漢藏語說得不見得正確，但能够听懂）

另外一種說詞就是調解糾紛的說詞，其中用的譬喻、格言、諺語較多，為的是叫雙方听了信服，这种說詞過去多半為各部落的統治階級及能說善道的辦事人員所掌握，除了一些諺語和譬喻外，沒有什麼可采的。

諺語和比譬：藏族人是一種長于詞令的民族，說話多用諺語、比譬和成語，除了一部分過時及有關迷信者外，多半很貼切，大大豐富了語言的內容，如果採取得當，在翻譯及寫作上有很大的幫助，但搜集起來，或寫成東西的很少見，須要從頭搜集。

謎語（ཁེད）和隱語（ཁེ་མོ་གླེང་།），在藏語中也很多，但我了解得很少。

敘事詩，無論是書面的和口頭的，我都没見過，約在二十多年前在黃河南尖扎地區看到過一篇描寫“回亂”的韻文詩，但名稱和內容都忘記了。

关于格薩尔王傳奇情況的材料

格薩尔王傳奇（ཀེ་ལའ་ར་མུང་།）是藏族民間的一部唯一的大部頭傳奇小說，只有手抄本，沒有見過整部的印本，但在藏族地帶，無論前、后藏，西康及玉樹一帶，安多區（即除玉樹以外的青、甘藏區），都流傳得很廣，藏族中識字的人，很多人都看過，不識字而口頭能傳誦其故事的也大有人在。西康北部的林芝（在德格、鄧柯之間）土司家，有賽馬一章的木刻版，約長頁六、七十頁。又據傳西康德格大寺（按：系薩嘉派寺院）秘藏有全部木刻板，如有人訂購該寺的藏文大藏經的甘珠爾（བཀའ་འཁུར་མུང་།）丹珠爾（བཀའ་འཁུར་མུང་།）兩大部全部，則該寺印經院必外贈格薩尔王傳奇印本全部等語，但誰也沒有看見過這種印本，是否真有印本，很難說。

該書的卷帙多少，說法不一，抄寫的多是一部部的單行本或全書的一大半，寫成全部的很少有，有的說全書有十二部，有的說十八部，有的說二十四部，也有的說三十九部，不知以那一說為是。據普通一般的

說法，全書包括以下七部分內容：

(1) 求子：敘述藏民僧騰麟結（ཤེང་ཐེང་འབ་ཐུམ་，系藏族平民）與其妻苟洒拉木（འགག་བཟའ་ལྷ་མོ་）壯年无子，向神、龍王、土地求子而生格薩爾的故事。（這章藏名ཐུམ་རྒྱུད་）。

(2) 十三軼事（ཐུམ་འབའ་བཟུ་གཟུམ་直譯為十三王統紀事）：敘述格薩爾在幼、青年時代，从十三次迫害中得到勝利，（如說當時的林地統治者絳統王（ཤོ་ཐུང་ཐུལ་པོ་）听到格薩爾降生，知道是他未來的敵人，在降生的第三天，就指使妖魔都也拉仁（བདུད་ཐེ་བའ་ལག་ཤིང་）吃了他，後經格薩爾設法拿針在喉嚨上刺死妖魔，終于逃脫等等，其他故事均不詳。）

(3) 降魔（བདུད་འདུལ་）：敘述格薩爾降魔的故事。（這裡的“魔”，被指為一個部落，但地址不詳。）

(4) 降伏絳地（འཇང་འདུལ་）：敘述格薩爾降伏絳地部落的情況，據傳絳在今的川西北松潘一帶。（在藏區稱為絳——འཇང་的地區還有其他地方。）

(5) 降伏賀爾（ཤོ་ར་འདུལ་），一般稱作賀、林戰爭（ཤོ་ར་རྒྱུད་གཟུམ་འབྲེད་）：這是本書最重要的部分，據說也是最精采的部分，敘述格薩爾與賀爾部落的戰爭始末。（關於賀爾與林的說法詳後面）

(6) 降伏漢人（ཐུ་འདུལ་）：敘述格薩爾降服漢人之故事，漢人稱為楊家，可能是指卓尼（在甘肅臨潭縣）楊家。（即原楊土司，據其自稱是漢族後裔。）

以上四部落，是格薩爾王的四大敵人。

(7) 平定三界（ཁྲམས་གཟུམ་བདེ་བཞིན་）：是最后一章，是指格薩爾王平定各部落的故事。

以上七部分，各有一卷、兩、三卷不等，是本書的主要內容，另外可能還有續寫的部分，內容不詳；至于降生、賽馬等章，包括在上述七部分以內。

文體有說白，有唱詞，有敘述，說白和敘述都是散文，唱詞是韻文，都通俗易懂，近乎民間口語，是藏文口語化及通俗文學的最好藍本，而且在敘事中，採取各種形容詞副詞，為藏文書本文學中很少有，是本書的特點，藏語中慣用成語和諺語，在這部書中也很多。

手抄本中以訛傳訛，錯別字較多，掉句掉段，各抄本不同之處，也很難免。

關於本書著者及寫作時代，有如下的說法：據說有一位西藏人多仁寒基（“多仁”姓氏或家宅名稱，“寒基”意為“小公子”，藏文為 ལྷ་རྩེ་ལྷ་མོ་，真名不知）很有才學，能寫作，自稱為多仁班智達（班智達意為博士 ལྷ་རྩེ་ལྷ་མོ་，不知何時人，但據我所知西藏在清乾隆年間，有過一個多仁班智達，曾任西藏政府大臣，聽說很有學問，他的後代至今還是西藏世家之一，還叫多仁，也叫做嗎希巴 ལྷ་མོ་པ་），因為他是俗人，不能稱班智達（只有出家的僧人才能稱），西藏政府的統治階級把他判罪下獄，後來達賴喇嘛（按：如果是乾隆年間的事情，應該是第七世達賴嗎桑嘉措）知道了這事，派人去給他說：“你如能寫出五部和寺院講念的五大部經（按：即因明、般若、中觀、俱舍、戒律等）內容完全不同的書，我可以營救釋放你，而且你也可稱為班智達。”多仁奉命後，在獄中寫成降魔、降緣、降賀爾、降漢人及平定三界等五編，送呈達賴，達賴看到他才學很高，就把他釋放了等語，這種說法如果確實，則此書著者多仁班智達，可能是西藏人，寫作時代可能是清康熙末年到乾隆年間，寫作地點是拉薩。

另外據紅教方面的傳說，本書是西康某紅教喇嘛所著，喇嘛名字不詳，不知確否？但此書演繹聽說不少，在西康方面有從事演繹的人，也很可能。

關於本書的著作情況，在西藏的文字記載上沒有見過，因為藏文上滿清康、乾以後的史跡記載也很少（達賴、班禪等的傳記除外），因此關於文學寫作的記載，自然更沒有了。

關於格薩爾王傳的史跡，國內很少人研究，藏族本身更無人研究，但歐洲人（主要是德、法、英）及印度人有研究者，認為是世界名著的一種，刊本聽說也多，被搜集的抄本也很多，關於格薩爾的求歷，一般有这样幾種說法：

（1）認為是關於凱薩的傳說：古代歐洲羅馬帝國的“凱薩大帝”，曾東征希臘及小亞細亞，名震東方，因此藏人附會，有此傳說等語，這是歐洲人的說法，傳這種說法的有韓儒林（詳後）等，這種說法

是因格薩爾与凱薩名字讀音大致相同而附会所成，不見得可靠，西藏的一般人，根本不会知道有凱薩其人，因此无从附会起。

(2) 称为“蜜三國”，認為是仿照三國演義寫成的。這說也不見得可靠，因为本书内容和三國演義毫无相同之处。不过这种傳說，也有它的一定原因：第一，滿清一代崇拜关羽，在民間普遍建立“关帝廟”或“关王廟”，康熙、乾隆年間，几次征服西藏，曾在前、后藏各地及康、藏大道沿綫，都建修过关庙，（如拉薩、日喀則、江孜、卓木等地，均有过关庙，拉薩西郊磨盤山上的关庙，是乾隆六十年建修的，至今还完整。）藏族人也称关庙为“格薩爾拉康”（即格薩爾廟），因此把格薩爾和关羽混为一人。其次，格薩爾傳奇上所载的当时互相战争的“國家”（部落）有林（根据地说在今青海同德一帶，屬地在今青海黄河南北，甚或擴張到玉树及西康北部一帶）、賀爾（地址在祁連山南北，即今甘肃的甘、涼、永等及青海的互助、壓源、祁連、大通一帶）、絳（据说在川西北的松潘一帶）三个，也成三足鼎立之势，因此把这“三國”和那个三國也混为一談了。持这种說法的，都是川、康一帶的漢人，任乃强（詳后）曾寫过介紹蜜三國的文字。

(3) 認為是噴斯羅事跡的記載：噴斯羅是宋時藏族人，曾在今康、青一帶藏區建立过一个部落小王國，征服附近各部落，其事跡在宋史上有簡略記載，噴斯羅和格薩爾兩個名字也極相似（如“噴”川音讀《义亡，“羅”在古音上一律讀“拉”或“刺”等），所处地方也大致相同，人名也有相同的，因此断定“噴”“格”是一人。持這一說的也大有人在，吳均（詳后）主張較堅決，他还有若干可靠的根据。這一說，比上述一、二兩說較為近情可靠，但对于格薩爾的記載，在藏文史籍中，也少有記載，究竟与噴是否一人，很难断定，据我所見宋史上关于噴斯羅的記載，同格薩爾傳奇很少相同之处。

对于格薩爾，藏族人一般称为林·格薩爾王（ལིང་གེ་སར་ཐུབ་པོ་，“安多”藏区則讀为朗格薩爾）林（ལིང་）是地方或氏族的名称（等于姓），格薩爾（གེ་སར་ 意为花蕊）是其名字。藏族人民对格薩爾王的誕生地有种种不同的說法，在西康北部鄧柯和德格兩县之間，有林藪土司（ལིང་ཐོ་ 安多区讀为朗倉，意譯为“林姓”或“林家”）据说就是林·格薩爾的后

代，鄧柯县城附近的金沙江西岸，有一黄教寺院名叫噶丹瑟科（དགའ་ལྷོ་རྩ་ཆོས་ལྷོ་རྩ་），一般也叫做林噶丹瑟科，那一帶地方，也称为“林”。格薩尔傳奇的主要部分是賀、林戰爭，关于格薩尔的敌人之一的賀尔部落，在那地方的人认为是德格、林芝以东的甘孜、章谷、朱倭（屬甘孜、錫霍兩县，至今藏族人还冠以霍尔字样，如霍尔甘孜、霍尔章谷等）等地。在“安多”藏区（即甘、青一帶藏区）的說法，又与这不同，都認為格薩尔的诞生地是作格（པོ་རྩ་དགེ，在甘南藏族自治州）部落的朗喀尔（ལོ་ཁྱ་ལྷ་མོ་），他的主要敌人是吐谷渾（པ་ཁྱ་ལྷ་མོ་，藏人称为巴达賀尔），主要地区在祁連山以北的甘、涼、永登一帶，它的首領是賀尔古凱尔王（པོ་རྩ་ལྷ་མོ་པོ་རྩ་ལྷ་མོ་，意譯为帳幕城市的王），他的首城在今甘州馬蹄寺（藏名也叫馬蹄寺，也称牙寺略瑪尔 པ་ཐི་ཐི་མཁའ་དམར་ 或加官 བྱ་དགོན་），賀尔和朗兩部落以黄河为界等語；据說賀、林戰爭，多在賀尔所屬的雅拉賽若山（ལྷ་ལྷ་ལྷ་ལྷ་ལྷ་）進行，該山即今之祁連山；而在該书中又提到很多安多地区的地名，如瑪沁邦惹（མ་ཆེན་པོ་རྩ་即瑪沁雪山，在果洛地区）和都塘（དུ་དྭ་པོ་也叫三塔拉，在海南州共和县境）等。兩說以何者为是，尚須致証。

該书手寫本流傳在藏区各地的很多，据說西康德格各地較多，本省的黃南自治州的同仁一帶，据說也多，但在誰家收藏，不知仔細。据有人确知，本省齊源县朱固寺的談來喇讓（ཐོ་ལྷ་ལྷ་ལྷ་）有賀、林戰爭部分全部（如果現時不在寺中，可能在甘肅武威天祝自治區南銀尔下寺），該寺拿貢喇讓（མ་ལྷ་ལྷ་ལྷ་）有賀、林戰爭的上半部、平定三界、練統爭位、降服緣地等全部，互助县巴扎斗候隆多地方，有一个綽号叫周許的俗人（姓周）手中有十三軼事一部，互助甘禪寺的丹麻喇讓有求子、降魔、降漢等部分。其他各寺院的喇嘛的喇讓（即“活佛”寓处）可能都有私藏的手寫本（寺院公藏的不可能有），紅教本布子（在家念經者）及藏族大戶人家，可能都有零星的抄本，但不确知。

黄教寺院中，尤其講學的寺院中，禁僧人看此书（事实上連一般历史及文学等书也不讓看），因为这书寫得很动人，僧人看了，都会着迷，不再好好看經，因此在寺院的圖書室里，找不到此书，但私家都或多或少的有秘藏的，活佛喇嘛，有时也偷偷地看，前面各寺“喇讓”中

都有藏書，可作証明，至于实际迫害这书的具体事例，举不出來。

关于曾經研究此书，或可以通过他們了解情况及搜集一些有
关材料的人的姓名詳址开列于下：

韓儒林 河南开封人，約五十五歲，曾留學法國，學社會學，稍懂蒙、
藏、維文，曾研究此书，解放前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兼边政系主任。
任。

任乃强，約六十七、八歲，四川川北某县人，对西康藏区史、地、社会
特有研究，著有西康圖經等书，解放前任四川成都仿華西大学教
授。

才旦夏茸，現任本省編譯委员会付主任、黄教活佛，可能知道一些情况。

古嘉賽，現任本省人委及民族事务委员会秘书长，他是本省紅教首領，

对紅教中藏此书情况可能詳細，他家里也可能有此书。

吉合洛，原系紅教木布子，現任省編譯委员会委員，可能知道些情况。

师振國，藏名完馬旺秀（དབང་འཕགས་ལྷ་མོ།），現址古嘉賽一定知道。听说他
的家乡里有此书一全部，可以向他了解。

吳均，現在本厂劳改，解放前曾任仿蘭州大学边政系講師，对西藏历史
有研究，他認為格薩尔就是噶斯罗，据他說还有许多根据，他曾看見
过北宋長編上所载的噶斯罗事跡，有很多事实和人民与格薩尔傳奇相
近云云。他不但認為格薩尔即噶斯罗，而且認為格薩尔最大敌人賀尔，
不見得是吐谷渾，可能是西夏云。

秦宜柱，在本厂劳改，原系互助县北山甘禪寺的巴扎活佛（但在二十一
歲時早已还俗了。）对此书了解較多，这材料中的大部分，是根据其
口說寫成。

格桑悅喜，年五十一歲，西康巴安人，藏族，解放前任仿康藏貿易公司
經理，通藏、漢兩文，解放后著有藏文動詞变化表一书（北京民族出
版社出版），他可能知道一些西康方面藏此书的情况。

謝國梁，蒙古人，約近八十歲，住址在西康康定，对于藏族民間文学有
研究。

刘立千，西康人，是謝國梁的女婿，在康定，解放前曾翻譯嘛尔巴傳等

傳記多種，曾載于仿華西大學校刊。

錢小春，年約九十七、八歲，西寧人，解放前在拉薩行醫（現在不知是否回青，他的家在西寧城內中營坊街路北），在拉薩與多仁世家交好，可以打聽本書著者是否即乾隆年間的多仁班智達的問題。